

一笔商洛，半生心安

宋群

秦岭横亘在天地之间，就那样静着，把一片沉静的山河，轻轻搁在了商洛。
我总觉得，这地方是被诗词慢慢养出来的。山不多语，水不喧闹，千年的句子落下来，落在古道的碎石上，落在溪涧的清波里。像尘埃慢慢落定，像漂泊久了的心事，终于回了乡。四周静极了，静得能听见时光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去的声音，不慌，也不忙。

商於古道蜿蜒着，从长安的繁华里伸出来，一头扎进秦岭的褶皱里。多少人背着行囊，揣着满心的愁与欢走过这里，把一身的孤高，半生的风尘，都交给了商洛的山，交给了山间那轮看尽离合的月。

李白说“我行至商洛，幽独访神仙”，他要找的从不是云端的仙人，不过是这深山里一方能容下孤烟、能放下疲惫的清静。商山四皓早已隐进云烟，可那份不肯趋附的风骨，还留在漫山草木间。风一吹，便漾出千年未改的清寂，淡淡的，却又不散。

武关的风，吹了千年，依然有着古意的温凉。

群山高低错落，关隘就守在那里，守着流逝的岁月，也守着无数过客藏在心底的念想。白居易走过，温庭筠行过，他们不雕琢，把商洛的晨霜、夜月、山岚、客愁，平平实地写在纸上，不过是把心摊开，让这山河，照见最真实的悲欢。

我常常坐在文字里，想象着商洛的模样。树叶铺满山路，杈花在峭壁边悄悄开着，不声不响；鸡鸣划破破晓的雾，寒霜落在板桥，那是诗词里最朴素的清晨，没有喧嚣，只有安稳。丹江的水缓缓流着，淌过古渡，淌过村落，淌过千年不变的人间烟火。没有激昂的呐喊，没有华丽的铺陈，只是平淡的日常，却藏着最为动人的安稳。

于是，快乐写生俱乐部走进了这块浸满诗意的土地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朋友，被这块灵秀之地深深吸引。住在富丽华酒店，抬眼便将望江楼尽收眼底。我们画龙王庙，画仙娥湖，画丹江公园，画杨峪河的山野风光，用流动的笔触和色彩，表现着商洛的自然之韵，表现着这里的风物之美。

慢慢懂了，画画从来不只是画山画水。是画一颗被尘世磨硬了的心，使它重新变得柔软；是画一个终日匆匆赶路的人，终于肯停下脚步，好好喘一口气，放下满身的疲惫；是画一种情绪和心境。

人这一生，总在不停地走着，不停地寻着。寻一处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，寻一份不被惊扰了的宁静。而商洛，就守在秦岭深处，不喧哗，不张扬，用一川温柔的山水，收留着所有的漂泊，安抚所有的沧桑。

岁月老去，古道渐荒，可山还在，水还在。诗词里的商洛，永远沉静如初。它不喧哗，自有声；不张扬，自有魂。就像人间最朴素的道理，不必多言，只需静静立着，便足以治愈一路风尘，给漂泊的灵魂，一个安稳的归处。

灯下漫笔

最美四月天(组诗)

杨钊

春醒

东风破寒意，暖日照芳尘。
柳眼初舒翠，桃腮半吐春。
莺啼穿柳陌，燕舞拂苔茵。
万物皆苏醒，清欢满旧邻。

向暖

四月春正好，山河入画长。
青峦侵野岸，彩蝶逐幽香。
心有晴光在，何惧路茫茫。
追风寻雅趣，岁岁皆安康。

花事

繁英铺径软，粉白缀枝斜。
风送香盈袖，光融色染霞。
不与寒梅竞，独留暖岁华。
心随花事盛，笑语满庭纱。



母校情感

陈再生

散文长廊

编者按：2021年9月是商洛中学建校120周年华诞，陈再生同志作为商中66级毕业生代表，应商洛市领导和商中校长之约，写下《母校情感》，本报今日予以刊发，以饴读者。

好“学生”，当选过陕西省第二届学联代表。现在，我已离开母校五十多年了，但依然十分怀念高中的学习环境、学习时光和良好氛围。在商中，我学到了各门课程的基础知识，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，适应生活的基本素质。可以说，我的学业基础、三观树立、品格培养、伦理道德、社会能力等，虽经过长期各种社会实践的磨砺，但这些都是从商中起步的，是在商中得到培养、锻炼而打下基础的。我对母校怀有深切厚重的情感，特别是深切感恩那些不辞辛苦，兢兢业业为我们传授知识，指导生活，人生引路的各位老师。我感恩治校严谨的老校长王晓时、杨慎书、郝伯孝，教导处赵璧和、贺家栋老师。感恩我的两任班主任张福久、郭生幹老师，感恩我的各位课任老师张学文、李庆华、王玉梅、牛树林、范传礼、李济华、潘芝娟、王中平、李宽民、赵华昌老师和马温良、周树生、丁展、张卫民、余化成、余化仙、岳天芳、王健民、丁志杰等老师。他们的讲课专业专心，倾情传授，精彩纷呈，既是知识的学习，更是心灵的享受。回忆当年有位语文老师讲作文课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老师以切身体会，指点迷津，指出初学写作文，起步三段式，围绕作文命题，把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“怎么办”写清楚，加以用词得当，逻辑顺畅，内容丰富，就是好文章。犹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这不仅是写作的真心传授，更是如何

处世做事的真经传授。我以此为座右铭，牢记于心，并作为重要人生哲理，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践行至今，体验越来越深刻。他们批改作业认真负责，语言标点，换算正误，仔细入微，绝不马虎应付。记得有次我的一道物理数学换算题答案不对，但老师打了一个大对号，又在对号上打一小斜杠，旁边的批语是“换算错一步，答案正变负，作业要认真仔细。”对我触动很大，经反复核验，换算在最后把一个加号写成了减号，就差这一笔，真是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我当时就想，若是正规考试，绝对打叉号得零分。而老师对作业的这种点评，是鼓励加警示，用心良苦，使我懂得了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”的深刻道理和一丝不苟，求真务实作风的难能可贵。他们为人师表，言传身教，既严格要求，又宽容呵护的教育方法、思想境界和有教无类的精神，让人刻骨铭心，使我终身受益。还有校团委郭彦民、党志科老师，校医吴梓川老师、后勤龙德江老师，门房负责寇俊礼老师及技工张绪建师傅，在爱岗敬业，关爱学生，尽职尽责，保障服务，倍增温暖，心生感动，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。真可谓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我对这些老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！
我也热爱我的同窗同学、同校校友、隔壁隔班的学长学弟，我们都是母校的学子，是商中把我们的名字串联在了一起，心连接在了一起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！正是这些同学，给了我青年时代的快乐、友谊和美好回忆，这是我们今生今世的缘分。我当终生珍惜当年在商中结成的这份师生情、同学谊。
商洛中学的前身是始创于清末1901年的“商州中学堂”，是陕西省实行近代教育的第一所中等学校。漫漫两个“甲子”的岁月沧桑，学校虽历经曲折，但砥砺前行，耕耘不辍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后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学校的建设规模及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，陆续涌现了不少治校有方的领导和杰出师长，为国家和社会培育出了万千青年学生和才俊。学校也依次被确立为全省“重点中学”“创一流学校”“陕西重点示范中学”。有人把“商中”誉为“陕南明珠”的确不为过。现在，随着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商中也有了长足的发展，校址新建搬迁了，校园环境更美了，教学设备提升了，现代化水平进步了，招生规模扩大了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了，已成为商洛培养教育人才的重要基地。我非常赞赏母校“商中”围绕“立德树人”的价值定位和宗旨，提出的“严谨、凝聚、勤奋、进取”的校训。祝愿母校通过120年校庆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，总结经验、发扬成绩、再接再厉，在百年树人、柱石千秋的大道上，书写更加美好的华章。

残梅

蒋燕记

晨雾还未散去，我便踏着微凉的晨光，走在滨河公园的步道上。滨河水静静地流淌，裹挟着秦岭南坡特有的清润。微风拂过脸颊，带着远山草木的淡香，还带着一丝未消的料峭。
我每日晨练必经此处，河岸的柳丝已泛出浅黄色，迎春花开得热闹，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目光所及之处，路边那几株老梅树，牵住了我的脚步。孟春之末，繁花次第登场，梅花早已过了盛花期。我站在梅树前，心头微微一沉：树下落英铺地，粉白、淡红的花瓣被晨露打湿，贴在青灰色的地面上，洒落在嫩嫩的草芽间。有的则顺着河岸的微风，轻轻飘向了滨河的水面，随波轻轻流向远方，像一场悄然落幕的花事，零落得让人心疼。
抬眼望去，梅树枝头并非空寂，还疏疏落落挂着几朵残梅，不似盛花期那般簇拥热闹，三五朵点缀在瘦硬的枝丫上，在晨风中微微颤动。花瓣边缘已微微卷曲，少了初开时的饱满与鲜活，却依旧守着那份清雅的色彩，不曾褪去半分风骨。最高处的那一朵，孤单地傲立

着，风来便轻轻颤动，风停便傲然挺立，没有半分颓唐。
我每日从梅树下走过，看着它走过了一年四季。盛夏时节，它绿叶繁茂，层层叠叠遮住烈日，在滨河公园的喧闹里，安安静静地变成了一抹浓绿，我从树下匆匆而过，只当它是寻常的树木，未曾多加留意。入秋，它的叶子一片片从容飘落，像是与时光作了一场温柔的告别，枝丫渐渐疏朗，露出了苍劲的枝条，在秦岭南坡的秋光里，愈发显得清瘦与挺拔。
深冬最冷的时候，滨河两岸寒风刺骨，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晨练，呵出的白气在眼前散开。那时的梅树，无花无叶，看似孤寂，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我曾以为它会在寒冬里沉寂，却不知，生命的力量早已在枝节间悄悄酝酿。不知是哪个清冷的早晨，我蓦然发现，枯枝上鼓起了小小的花苞，圆滚滚、嫩生生，藏在节疤处，不细看竟难以发觉，那是寒冬里最温柔的美景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花苞慢慢饱满，从青褐泛出淡红，一场雪花飘过，忽然一夜绽放。满树花朵，像落在枝头的云霞，像停驻在此的粉蝶，香气漫遍河岸，不浓不烈，沁人心脾。那时的滨河公园，因这几树梅花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。我每日至此，总要驻足片刻，看晨光透过花瓣，映出细细的脉纹，连脚步都忍不住放慢，沉醉在这独属于冬春之交的美景里。
经过几场春风，几番夜雨，满树繁花便落了大半。此刻，回望这满地飘零的残英，忽然懂了陆游《卜算子》里的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深意。从前读来不甚理解，此刻亲眼所见这梅花的凋零飘落，才品味出其中的清寂与坦荡。昨日还满枝芳华，今日便零落成埃，热闹的花事，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，像极了时光里匆匆走过的岁月。
再看枝头的几朵残梅，偏偏不肯就此落幕。我走近细看，花瓣上凝结着晨露，亮晶晶的，似泪珠，却无悲戚。它们就那样坦然地开着，迎着清晨的微风，向着微亮的天光，即便满树繁花尽落，它却依旧坚守着最后的一抹芬芳。
望着这些残梅，忽然心生感慨。从

莲湖春色

马元社

三月微风吹，丹江两岸绿，因参加作协交流活动，我再次步入莲湖公园，欣赏满园关不住的春色。
莲湖公园是商州最早的公园。据说，明朝时，莲湖是一个地方官的后花园，到清代，《直隶商州志》载：清光绪八年秋和民国二十四年两次暴雨，丹江溢涨，洪水进水门入城，洼地莲湖屡遭水淹，汪洋一片，水面扩大，鱼雁生栖，荷红鱼跃，为一天然湖泊。
记得三十年前的莲湖公园，有东西两个门，周边用高墙围着，从中心广场向南就到了东门，门头简陋，两扇铁栅门。西门在工农路上，更加简易，围墙上开了一个小门。那时候，须购票入园，从东门进去后是一大片荷花池，池塘上有桥，连接湖的南北。荷花盛开时，公园里飘着淡淡的清香。沿着湖边西行，就是西门了。西边主要是水域，湖面较大，湖心有岛，岛上有亭，可泛舟，可登岛。那时的公园设施单一，面貌朴素，像一个没有化妆的农村姑娘，青砖黛瓦，没有曲径通幽，没有繁花满园，有的就是湖水、亭子、荷花、绿树。
第一次去莲湖公园，还是那年高考的时候，农村娃看腻了乡村的萧条，总是向往城市的繁华，对城市的东西很稀奇，对逛公园总是念念不忘，却不知秦岭乡野的山山水水本就是一个大公园。考场在城关中学，夜宿中心广场附近，傍晚时分，七八个青春少年相约逛公园，在湖边拍照，在湖里划船，登上湖心岛，尽情地呼喊，满脸的兴奋与愉悦。第一次参加高考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心里虽没底，但有勇气，思想没有负担，尽管高考失利，但对莲湖公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。
第二年，在商中再战高考。离公园近了，思想压力大

的时候，时常独自游走在公园里，坐在湖边看湖水荡漾，看柳条飘动，对着湖面下决心，不修边幅的模样倒映在湖面上，随着水波起伏，就如我的思想一样漂浮不定。
十几年后，回城办事，再次路过莲湖公园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大变样了，周围低矮的瓦房变成了高楼，园区面貌变了，从小姑娘变成了靓媳妇，但每次总是匆匆而过，无心欣赏。
这次以文学的方式漫步其中，打开了与莲湖公园的深入交流。当年的围墙拆了，莲花池填了，故城墙将湖面一分为二，湖边杨柳依依，绿草茵茵，公园变漂亮了。唯一没有变的是湖面上的亭子，依然在湖心岛上，好像老熟人一样，让我格外亲切。
登上城墙，一下子被眼前的春色所震惊。向北看，湖水清清，柳眼初醒抽出嫩蕊，柔条千缕发着新枝，为公园披上了绿装。细长的柳枝垂在湖面上，随着微风飘动，如女子的秀发，撩动游人的心。向南看，草绿花红，繁花似锦。那盛开的梅花，红得喜人，红得热烈，吸引来的不仅有小蜜蜂，也有爱拍照的游人。暖阳下，老人带着孩子在湖边晒太阳、赏梅花、看湖水，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。
湖面上，飘着小船，坐着一家三口，爸爸船头划着桨，妈妈坐船尾，两个孩子坐在中间，船行湖中央，孩子激动地喊着，一家人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。恍惚中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们，是那样快乐无忧！
如今，已年过五十，物是人非。时间，让城市变得更漂亮，城市让公园变得更美了。时间，也让我青丝变白发，让热血少年变成白发小老头。
我希望每年都能去莲湖赏春，把时间留住，把青春留住！



商洛山

(总第2864期)

刊头摄影 吴书怀